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四冊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

傅熹年題



第四冊

(清) 劉寶楠

毛詩注疏長編不分卷



解題

傳傑

劉寶楠（一七九一——一八五五），字楚楨，江蘇寶應人。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二）成進士。少從從父、著名學者劉台拱問學，長而與《春秋左傳舊注疏證》的著者、儀徵劉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著有《釋穀》、《漢石例》、《寶應圖經》、《勝朝殉揚錄》、《文安堤工錄》、《愈愚錄》、《念樓集》等，而由其主撰、并由其子恭冕續成的《論語正義》，尤為清人十三經新疏中的傑作，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名著。

恭冕《論語正義後序》記述：

先君子少受學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陳君立始為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為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為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

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

這裏告訴我們：一、劉氏的治學態度是不爲專己之學，泯除門戶之見，而以實事求是爲依歸；二、劉氏的治學方法乃是受焦循的啓迪，在疏證經典前，必先蒐集相關研究著作，摘錄以爲長編，一至「數十巨冊」；三是疏證《論語》，事出偶然，而其前則曾有志於《詩》、《禮》的研究撰述。《毛詩注疏長編》與《詩經注疏長編》，正是劉氏有志於《詩經》著述而作的資料長編。

除《禮記正義》外，《毛詩注疏長編》所錄主要是清代學者的著作，包括陳啓源的《毛詩稽古編》、顧炎武的《日知錄》、《左傳杜解補正》、胡渭的《禹貢錐指》、惠周惕的《詩說》、惠棟的《古文尚書考》、全祖望的《經史問答》、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李惇的《羣經識小》、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汪中的《述學》、朱彬的《經傳考證》、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宋翔鳳的《四書釋地補正》以及作者之父劉履恂、叔父劉台拱的著作。另一稿本《詩經注疏長編》顯然是同類筆記，內容則以段氏《說文解字注》爲主，故於本文一併論及。

這兩部稿本的意義，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就《詩經》本身而言，劉氏所關注的相關研究頗爲廣泛，而尤注重非《詩經》研究專著中相關內容的輯錄，其中一些正是後來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即以段氏《說文解字注》而論，段氏之注《說文》，廣薈羣籍而爲例證，在闡明《說文》之義的同時也對羣書進行了校釋，提出了很多可貴的見解，但現在的研究者或還能參考段氏的專著《詩經小學》，但難得

見人從《說文》段注中一條條考輯出相關資料。其實《說文》注成稿於段氏晚年，其中涉及《詩經》的部分，較早年之《詩經小學》有沿襲，有加詳，有訂正。訂正之例如「靈雨既零」條，《詩經小學》謂「既零，猶言玩殘。《說文》：『零，餘雨也。』《廣韻》作『徐雨』，誤」。至《說文解字注》則云：「徐，多本作『餘』，今依《玉篇》、《廣韻》及《太平御覽》所引《纂要》訂，謂徐徐而下之雨。」乃全盤否定了前說（參看虞萬里先生《段玉裁〈詩經小學〉研究》）。而這類考訂多是今之《詩經》研究者不甚措意，卻又是頗具參考價值的。

二是就幫助我們瞭解清人的治學途徑言，今人莫不欽服清代考據學家用力之勤，清劉氏的《論語正義》，亦往往驚嘆其廣徵博引、考釋明辨。劉恭冕已交代劉氏著述之先，有長編數十巨冊，惜乎我們祇能見其最後成品，而不能見其長編的具體做法。而《詩經》資料的長編，正彌補了這個缺憾。梁啟超曾表彰清代學者不偷懶、不憚煩的資料功夫，而從這兩部稿本中，我們正可從中窺見劉氏乃至清代學者的治學途徑——這是其他著作所不能取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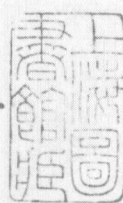
毛詩稽古編

毛詩注疏長編卷一



陳氏毛詩稽古編十四國次亦以儒多有論說惟孔仲達程正始差
 長要于刪詩本意未必合也召今國不較吳季札所聞止豳秦二
 風是至仁更定諸皆國史舊原謂國史次亦原無取義夫子述而
 不作各仍其舊文獨更置豳秦以示意耳殷殿醜以近雅先儒
 說久矣豈初秦于魏唐之後其義狀缺然豈嘗思之唐即晉
 也春秋泚國齊晉秦并乃大桎楮南齊秦也西戎惟齊晉更霸
 有功王公齊霸僅桓三身晉自文公以後世乃明主晉失霸天
 下豈復言周春秋不遠為戰國晉乃力也夫子先唐王秦昭以
 石周室又安十五國除周各王豳天子歲內叩鄰魏鄭先之外
 餘為國世耳其後鄭齊陳曹之國皆服于晉雖先晉無嫌

詩次



也獨秦任強而威垂五世不與敵以復先之則疑于二霸矣
故抑秦所以尊晉也尊晉所以尊王也

陳氏毛詩穆古傳集傳釋國雖舍毛鄭而取匡衡通義辨
之當矣案伊川解國雖序云國雖義未得淑女為后妃而配
君子配惟后妃可稱何別本淑女為配程以淑女即后妃與衡意同
朱子以匡亦从程也然論西人父義我正不以伊川言免置若三公侯如
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案篇之序由君正且是君臣臣之配王也書
台浩曰讎氏曰君子是君之配民也孔傳以室嬪御輩不之配
耶又以淑女為后妃僅宜于首章耳次享寤寐思服輶轉石側
指文王則妨于義不指文王而無之指其說難通矣嚴氏以好
述為后妃而釋荏荏為體釋本友案似指嬪御則左右
原之為本荏荏寢寐本之不得為本淑女何從言之而相應

國雖

字又集大全載朱子說言此鳥棲乃一切形容寤寐反側
事曰直謂文王思淑女至卧不安席也書得謂性情之正
王雉之鳥解此不待爾足跡俱載郭氏璞陸氏機楊雄許慎
氏三說郭云雕類今江東謂之鴉陸云以鴉深自目上眉露幽州
人謂之鴉楊許云白鵞似鷹尾上白展倂獨取郭義謂鴉鳥
不再匹三則異處是有別也徐鉉陸四皆云鴉性凶峙每立不遷
處所鴉之義取此據此則鴉之為鳥有性固幽深之象最
合此義當是也若夫就鴉之名雕與鴉同類而別鳥白鵞尾
白鴉之別種三說相去不遠郭獨得其次矣鄭樵通記以
為鳬類尾有一點白是因白鵞尾白而傳會也朱子祖文義

又問誰人遂稱白鷺類是鷺今江淮間有之然白鷺似鷹
不似鷺江淮之鳥未可以証周南正世名物疏駁之良是

雖今天沒又皆作鷺以鳥且音七余切音近趨陟祖叔其
沮^音皆同皆清母也今人多讀以直^音直承正韻千金切
王誤又雖字與鷺字異雖字自佳音許規切仰自也又息追切

水名

毛傳雖鳩摯而有別傳為摯字實取至義義疏皆云述傳
義為至與別義正相反合一方見后妃之德歐陽修本義云不
取其摯但取其別錢氏詩法亦記至義為非皆未喻傳義寄鷺
乃鷺類至是鷺鳥古今於摯亦同用但詩人取義在至不在鷺

耳

陳氏毛詩稽古偏窈窕毛之幽同也又云是幽同貞專之義
女明是相德而言非淫所處之宮也多疏釋為深宮而淫毛意豈
誤矣且毛傳淑女皆就未得時言安得不先在深宮韓詩薛君章

曰云窈窕貞專見

見文選
孝義注

正与毛同意

此述釋文云述本之作仇又礼記及漢書注又選注引以詩皆作仇則
仇字为正矣又案周南兩言此述本足言仇才毛皆引匹鄭皆引怨
耦才正之手仇毛上引匹毛義長矣爾正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此兩
引正為詩設也怨耦一釋見左傳況又上引虞書又怨匹曰述
益上古義外非所釋詩

六幼窈二句